

阴阳师 · 天鼓卷

梦枕貘



阴阳师

天鼓卷

〔日〕梦枕貘 著

郑锦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阴阳师·天鼓卷 / (日)梦枕貘著；郑锦译。——海
口：南海出版公司，2019.6
ISBN 978-7-5442-7360-2

I. ①阴… II. ①梦… ②郑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
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85339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30-2018-025

Onmyōji-Yakōhai no Maki

© 2007 by Baku Yumemakura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7 by Bungeishunju Ltd.

Onmyōji-Tenko no Maki

© 2010 by Baku Yumemakura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0 by Bungeishunju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ku Yumemakura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.

阴阳师·天鼓卷

〔日〕梦枕貘 著

郑锦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邮编 570206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
特邀编辑 褚方叶

装帧设计 韩 笑
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 刷 唐山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9
字 数 227千
版 次 2019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7360-2
定 价 49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www.readinglife.com
出 品

目 录

阴阳师

夜光杯卷

月琴姬

花卜之女

龙神祭

月突法师

无咒

食蚜法师

食客下人

魔鬼小沙弥

净藏恋始末

143

125

106

86

70

54

37

21

3



阴阳师 — 天鼓卷

罐博士

器

伪
菩
萨

炎情观音

霹雳神

逆发之女

博雅的模仿者

镜童子

268 254 240 234 220 206 185 163



阴阳师



夜光杯卷

月琴姬

一

安倍晴明的庭院里已经染上春色。

淡绿的繁缕与荠菜在池边醒目地探出头，白梅已开了八分。

甜丝丝的梅花香气溶入空气中，钻进晴明与源博雅的鼻腔，香气馥郁撩人。

二人正坐在外廊上饮酒。

四下里没有一丝风。若是凝神嗅着梅花香气，那香味仿佛愈加浓郁。

端着杯子送到唇边，衣袖扬起微风，又带来新的梅花香。

酒香与梅香相互交融，即使不饮酒，只是嗅一嗅那香味，便已经陶然如醉。

虽已是下午，阳光仍然明丽。那明媚的阳光倾泻在晴明与博雅身上。

“怎么了，博雅？”先开口说话的是晴明。

“什么怎么了，晴明……”博雅拿着杯子的手停在了空中。

“今天话有些少呢。”

确实如晴明所说，若是往常，喝下几口酒，博雅便会对着几乎让人惊叹的淡雅草色与梅花香气吐露心中所想，今日却分外安静。

“确实……”不料，博雅直率地点点头。

“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？”

博雅没有回答，而是饮尽了杯中的酒，将酒杯放在了外廊上。

“不，关于这个啊，晴明，其实发生了什么，我也是很明白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而且……”博雅欲言又止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其实那是……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不，那就是……”话说到一半，博雅低下了头，“还是算了吧。”

“不能算了呀，告诉我吧，博雅。”

“不，还是算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说了，你肯定会发笑。”

“这得看你说什么了。不过，若是因为我会笑，你就要闹别扭，那我就不笑。”

“我什么时候说在闹别扭了。”

“不，你没有说。对不住，我刚才只是说说而已。”

“就算你只是说说，我也觉得不好受。”

“看，你果然是在闹别扭嘛。”

“我没有闹别扭。”

“那你能和我说了吗？”

“不说。”

说着说着，话又绕了回去。

“看来是女人的事。”

晴明一说，博雅就狼狈极了。“好端端的，你说的什么话。”
“果然是女人啊。”
“不、不是，不是女人……”
“不是？”
“唔、唔……”
“就是女人了啊。”
“为什么你知道是女人？”
“看，你招了。”
“我哪有招，只是问你为什么觉得是女人。”
“因为写在你脸上了啊。”
“脸上？”
“因为你是个直肠子。”
“喂，晴明，你能别笑话我了吗？说真的，我现在正为这事发愁呢。总觉得这应该是你擅长的，所以就来找你商量……”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“和你面对面，很难说出口。即使这样，我还是努力想说出来，没想你却那样说我，所以更难说出口了。”
“对不住，博雅，我知道你有话想说，所以想套出你的话，一不小心……”
“一不小心就想笑话我了，对吧？”
“是我不好。”
“算了。也多亏你，我觉得轻松多了。”
“想说了？”
“你愿意听我说？”
晴明点点头，博雅端正了姿势。
“其实，出现了。”博雅压低声音说。
“出现？”

“女人出现了。”

博雅接着说：“你在笑，晴明。”他瞪着晴明。

“我可没有笑。”

“不，刚才你的唇角可是稍稍动了一点。”

“是你的错觉吧。”

“不，不是我的错觉，确实动了。”

“和往常一样呢。”晴明露出装模作样的表情。

这样说来，晴明的红唇似乎总是含着如甜酒一般的笑意，虽然只是一丝一缕。与博雅说话时，也难怪会被看成是在笑。

“唔唔……”

“然后呢，女人怎么了？”晴明催促欲言又止的博雅继续往下说。

“就是出现了啊。”博雅只得将事情和盘托出。

二

按博雅的说法，深夜时分，他在睡梦中忽然察觉到了一阵气息。

最初是一股香气，闻起来十分甜蜜。

博雅躺在床上想，这应该是梅花的香气。

庭院里的梅花正在盛放，香气借着夜色传到了睡榻前。但是，这与梅花的香气又有所不同，确实甜蜜而沁人心脾，但总感觉与梅花香有微妙的区别。

若是花的话，应该是未曾闻过的异国花香。若非如此，便是不曾闻过的薰香。

是谁在何处焚香？

想到这里，博雅察觉到自己虽闭着眼，却已在不知不觉间醒来了。那香味仍然在身边萦绕。

果真如此的话，是个梦吗？

黑夜之中，博雅睁开了眼。而后，他看见了那个女子。

那是个还十分年轻的女人，年龄应该只有二十左右。

不可思议的是，明明是在黑夜里，女子的身影却清晰可辨。

博雅知道家中的东西，比如柱子和帷帐的位置，所以多少能看到那些物件的影子。但在不熟悉此处的人看来，眼前只是一片黑暗。

但是，只有那个女人的身影清晰可见。

女人坐在枕边，注视着博雅。她眼眸的形状、头上盘的发髻、高耸的鼻梁、饱满的红唇和唇间的皓齿都清晰可辨。所穿衣物也不是本土所有，如同薄衫一般裹在身上。她黑发间、颈上和腕间垂挂的饰物，博雅也都未曾见过。

薄衫之下，她还穿着带有颜色的衣物。

那不是唐国的样式。这一点，博雅还是看得出来的。

佛典里出现的菩萨或天竺的天女，应该也就是这般模样了。

原来是一位来自异国的佳人。

博雅虽然备感惊讶，但没有喊出声，因为这女子看起来并没有害人之意。

“我也与你一起遇见过各种各样的事，若非遇上大事，也能处变不惊。”博雅朝着晴明说道。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……”博雅点点头，继续往下讲。

那女子用无比哀伤的眼神注视着博雅。发现博雅醒来，女子似乎想说什么，柔唇轻启。

女子开口了。可是，没有声音传来。

博雅从睡榻上起身。

“你怎么了，是有什么想说的吗？”他问女子。

女子再次开口，继续向博雅诉说着什么，却只有红唇在动。

女子一瞬间露出了哀怜的眼神，而后焦灼地轻轻扭动身子，接

着又张开红唇，但依旧没有声音。

女子的眼神极为悲伤，凝望着博雅。那眼里盈满泪水。

“你怎么了？可是有什么悲伤之事？”博雅温柔地问道，但女子依然无法出声。

这时，女子的身影忽然消失在了博雅面前。

“她消失之际的眼神充满了悲伤和痛苦，可真令我难受啊，晴明……”

博雅再次躺下。翌日清晨醒来，昨夜之事又仿佛一场梦。

那是什么呢？若真是一个梦，倒可以就此放下。可是，那女子哀伤的眼神与无法出声的言语，却留在了博雅的心里。

不管了，总之是个梦吧？总会有奇怪难解的梦的。

本打算暂时放下心……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结果第二晚又出现了，晴明。”博雅说。

次日的晚上也一样。博雅夜里入睡后，就闻到一股好闻的味道，接着醒了过来。

一看，枕边又是昨夜的女子。

“姑娘啊，姑娘，你是谁呢？找我有何事？”

博雅问了，也没有回答。

不，女子其实想要回答，只是张开嘴，声音却出不来。

而且不知何时，女子又消失了身影。

“是吗……”听完后，晴明应道。

“这样的事到昨夜已经持续了五日，晴明。”博雅说。

三

“我并非觉得那女子可怕。”

博雅神色严肃，一本正经地说道。

“要是觉得害怕，早就来找你了。之前没有找你，是……”

“不想因为女人被我笑话，对吧？”

“嗯。我想着之后就不会再出现了，可是一连出现了五日啊。”

“今夜也会出现吧。”

“会出现？”

“恐怕是的。”

“唔。”

“你对她有什么印象吗，博雅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是否思慕哪里的姑娘，之后又对其冷淡了呢？”

“你老说这些，这可是你的坏毛病，晴明。”

“或许在你不曾留意之处，有了什么缘分呀。”

“就算这么说，也……”

“如果是你，倒是有可能呢。”

“没可能。”

“既然是从五日之前的夜晚开始的，那五日前的白天或者前一日，发生什么反常之事了吗？”

“这可……”博雅歪着头思索了一会儿，说，“我不记得。”

“不要自以为有或者没有，再好好想想，真的没有吗？”

“啊，这样说来……”博雅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径自点了点头。

“发生了什么吗？”

“嗯，我替主上保管的阮咸^①，在那事发生的前一日——也就是六日前还给了主上。”

“哦？阮咸是何物？”

①一种乐器，相传由竹林七贤的阮咸将琵琶进行改造而成，音色比普通琵琶低沉。

阮咸不像琵琶一样外观是茄子形，而是圆形，还像仙鹤一般有长长的琴颈。在晋朝时，阮咸便成了那种形状。

唐朝时，阮咸被称为秦琵琶，是此后月琴这一乐器的原型。

“是一把有螺钿图案的紫檀琵琶……”

“哦？那不就是从前吉备真备大人从大唐带回来的珍宝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它的背板、侧板、琴柱、琴头，以及弦轴均是用紫檀制成。

“可真是美妙绝伦……”似乎是想起了那阮咸的样子，博雅赞叹道。

在琴身面板的四周，用金箔镶了边，青绿色面板上绘着开花的树。以朱、白、绿三色绘成的树上，垂下一串串葡萄。

面板的斜上方有两处圆形装饰，錾刻着六瓣花。花上用了螺钿，花蕊和花瓣中镶嵌着琥珀，再以朱色和绿色彩绘装饰。

复手是木制的，金箔之上又贴了玳瑁，并以螺钿和琥珀装饰出花卉图案。

背板的花纹，则是含苞待放的八瓣唐花纹，周围有两只衔着璎珞的鹦鹉，也是用大量螺钿描绘而成。鹦鹉眼睛、翅膀和璎珞上的红色与黄色，都用了琥珀和玳瑁。

“而且，美的不只是那外形。一弹奏这阮咸，仿佛天地都与之和鸣一般。”

沉醉其间的博雅不禁发出叹息。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这阮咸几乎都由紫檀木制成，只有面板不是紫檀。”

“是吗。”

“你觉得是什么做的？”

“不知道，告诉我吧，博雅。”

博雅挺直腰板，说：“晴明啊，我想你也知道，佛祖是在天竺的

沙罗双树之下涅槃的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据说那位玄奘法师自唐国到天竺时，这沙罗双树落下了一根粗枝。玄奘法师将其切割之后，将其中一段带回了唐国。”

“是吗。”

“因为十分稀有，当时的皇帝便命名工巧匠将那沙罗双树的木材做成琵琶面板，制成了一把阮咸。而吉备真备大人自大唐返回时带的受赐之物，便是这把阮咸。”

“原来如此……”

“不久前在宫中，得主上所赐，得以一见。试弹之后，那音色真是绝妙。实在不忍放手，便向主上借来一用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近一个月，我日日弹奏阮咸，终于到了必须归还之时，在六日前……”

“于是还给了那个男人。”

“喂，晴明，称主上为那个男人，可是你的坏毛病。每次听到你说，明明没说的我反而胆战心惊。”

“好了，我只在你面前说。”

“不知在何时何处，会传到何人耳中啊。”

“这样也无所谓。”晴明面不改色，“那么，那阮咸现在何处？”

“在这里呢。”

“这里？”

“现在放在我的牛车里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主上赐给我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今日我被传唤至宫中，主上亲手将其赐予我了。”